

幽幽滚子坪 李经纬 摄



龙华镇上看险滩

□ 罗安会

江津龙华镇的龙门滩，是长江上游十大险滩之一，有上川江第一险滩之称，它静卧于长江之中，滚滚江水迎送着无数的木船、火轮、轮船……

初夏时节，我们一行人结伴来到了龙华镇看龙门滩。雨后天晴，阳光透过云层，洒落在沿江浅丘阶地，远山、近水、粉墙、黛瓦相映生辉，构成一幅美丽画卷。

龙华镇，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。境内有新石器时代遗址，有南宋时期的隆兴寺（朱羊寺），有壁书石刻、石佛、千佛崖；龙门滩西北方向有一条连绵的山脉，犹如龙一般在游动。

当我们穿过顺江而建的明清时期川东民居，见到串架木屋夹着一条被踩得光滑的石板路老街时，一条小巷引我们到了江边。

我站在江边吊脚楼眺望：白云朵朵之下，碧绿的江水滔滔不绝向东流淌……眼下，一块硕大的磐石从江边伸向江心，汹涌澎湃的江水形成八字形流向远方。

龙门滩上游入口处，有一块镌刻着陈子昂《龙门峡》的诗碑，诗碑中的文字，有历史的穿越感。此时，观水天一色的龙门滩，极有诗情画意。

我们从江边手拉手爬上龙门滩巨大磐石时，尖硬的青岩石上仅留下浅浅的凿刻梯步。登上磐石，视野开阔。脚下四周，有半径约30公分，一米深的圆形冰臼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圆周深坑面，好似镶嵌着一层天然翡翠宝石，绿茵茵的。这么多的冰臼，是上万年的江水，自上而下的强大水流冲击而成，形成典型的冰臼地貌特征。

巨大滩盘，有300多米长、近100米宽，磐石被江水雨水冲刷得干净无比，显得空旷宁静。

据清乾隆本《县志》载：“因滩水凶险，对航船构成巨大的威胁，蜀王命工匠凿石梁为门，因江水如巨龙穿门而过，故称龙门滩。”巨石右侧，有一段似刀劈的崖壁。据说，明末清初，龙门滩人重修龙门街道时，组织工匠在此开凿石料，运至老街铺地板之用。

枯水期的龙门滩，巨石横亘在长江之中，占据江面二分之一，挡住的江水，形成天然的港湾。

多少年来，龙门滩的雄奇险，传颂着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……

陪游险滩的老何介绍，旧时，上百只木船在这里停靠过夜，一到晚上，古镇上烟火气十足；前些年赶“揽载”上白沙、油溪，下江津、重庆旅客，每天都有两三百人，来往船只络绎不绝，穿梭其间。

龙门滩泊船易，行船却难。因江水受巨石阻隔，狭窄的水道更加湍急，波涛汹涌。没有机动船的时代，无论枯水还是洪水期，上下水船全靠人力。下水过龙门滩，驾长高度紧张，船工们吼着川江号子，踏着整齐的步伐，划浆过险滩！木船行水上更为艰难，十多个纤夫拉着船，赤裸着身躯，手脚并用爬在江边小道上，喊着“嘿！嘿！嘿！嘿！”的船工号子过险滩。过险滩时，江边会出现拉上水的帮工，不然，木船无法上行。时至今日，上行重载的机械货轮也要借助停靠在滩盘边的大型动力拖轮，才能平安过滩。

真别说，正在谈及过险滩时，一艘载着集装箱的货轮，加大马力过滩，不进反而缓慢后退；此时，三声汽笛不断传来，靠在滩盘右边的拖轮鸣笛起锚，循声而去，将集装箱货船拖至三公里外的平缓水域，才返回来停靠于此，等待下一次救援。

伸向长江急流处的航标灯，以红深、绿浅、白暗礁的信号灯，指挥着上下船只的往来。

就是在这天人合一，空旷与宽敞，静谧与喧嚣的险滩磐石上，至今留下了不朽的诗篇。

据明朝万历《重庆府志》记载，唐代诗人陈子昂路过此处，就被这里的险胜之景所感染，挥毫写下《过巴龙门》：“龙门非禹凿，诡怪乃天功。西南出巴峡，不与众山同。长窞亘五里，宛转复嵌空……”后来，出生江津的明代工部尚书江渊、清末“联圣”钟云舫等文人墨客游历于此，仍被此处的山色险滩所吸引，留下《龙门峡》《龙门春浪》等诗歌名篇。江渊也将“龙门春浪”评定为“江津八景”之第三景，写道“蜀江春涨涌波澜，泛滥龙门两岸宽。羊角风生滩正险，峨眉雪化水偏寒……”

龙门滩之美，美在自然，美在人文。从古至今，不少文人墨客感怀于龙门滩的波澜壮阔，写下传世名篇。

如今，龙门滩热闹繁荣的景象已在时光中流逝，那些吟诵它的诗句却经受住了时光的考验，穿越千年，历久弥新。

龙门滩 吴刚 摄

精彩总在乡途中

□ 黄海子

—

江津塘河镇滚子坪村是国家森林乡村。

我曾经在滚子坪村里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对那里就有了故乡的情结。所以闲的时候，我会回滚子坪的“家”——我熟悉的山里人家。早些年，到滚子坪只有一条蜿蜒逼仄的公路。这些年，通过人们的努力，上滚子坪村的公路新修出了几条。

这次到滚子坪我打算不走常走的路，而是走一条新建不久的路——从白沙镇下高速到金盆村，然后从几子坎再到滚子坪。

路过金盆村一个路牌上标着“荒田沟”的地方时，就到往滚子坪的山路了。抬眼望去，云朵在远处的滚子坪山峰间漫游，清亮的天空下，几座山峰显得既真实又缥缈。这种景我见得多了，所以并不怎么在意，反倒是对“荒田沟”这个地名有了莫名的好奇，因为荒田沟并不荒，公路两旁呈现出来的全是改造好的良田沃土——倒映着云朵的水田里有鹅、鸭在戏水，还有野鹤在觅食；农人在长满胡豆豌豆苗的田坎边铲杂草，跟在他身后的孩童举着木棍在有模有样地学。开满野花的地，长满油绿小麦的

土，散落在沟里坎上，整个荒田沟就像一幅水彩画。

看着眼前恬静富足的荒田沟，我猜测这里一定有过一段荒芜的时光，为了警示后人当今的来之不易，所以就不改名了。

二

从荒田沟大约前行三公里，车就到了一个叫“花果山”的地方。

看到“花果山”这三个字，我一下就想到了孙大圣的住所。但眼前的一切，与《西游记》里的花果山完全不同。虽然叫山，但其实是极大的一块坡地，上面种着清一色的柚子树。此时，正是柚子花没头没脑绽放的季节，因此花果山完全被柚子花清雅的香牢牢罩住了。

闻着花香，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两幅画——如果说荒田沟是一幅水彩画，那花果山则是散发着香气的水墨画。在柚叶的墨绿和柚花的碎白里，整个花果山就像某个国画大师在此泼墨而成，墨里还被添进了花香，而流落在柚林里的游人更为这幅水墨画增添了生气。

车过了几子坎，上滚子坪村的公路就更险峻陡峭了。公路边时不时冒出的巨大岩石，像远处山顶上暂住的

云朵。阳光照耀着的峭壁山林被风拨弄着，泛出了绿的、紫的、黄的、白的晶亮的光彩。

我一路慢行，一路欣喜地想——同样的目的地，只是偶然的一个选择，风景就有了万千的差别。生活的精彩，简单得只要随时的心动加行动就行。

三

我慢行着。突然，看见车头的正前方，一大片开着白花的野蔷薇放肆地从山岩上倾泻下来，如一汪瀑布挡住了去路。我仿佛听到了瀑布的倾泻声，那声音既有风的疏狂，又有山的俊朗。看着眼前的瀑布，我不知所措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穿过这花的瀑布。我迟缓地行进着，接近瀑布的时候，瀑布下面豁然就有了路。我嘴里不自觉念出一句诗来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

当上到滚子坪坪顶，突兀的山岩、陡峭的山峰、山顶慢条斯理游荡的云皆不见了。一些由山头连绵起来的绿色“波浪”，像穿过塘河镇的那条河里流动的浪花，随着一汪深绿向远处流淌而去。

继续往目的地前行，转过两个山头的时候，我被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上

的美景镇住了——眼前的路边、坡坎、山坳、山顶上撒了满地的金粉，在阳光下泛着金光。我傻傻地看着金黄而空灵的世界，感觉自己是细微的尘，任凭这里的风携带着飞舞、漫游……

我是被对面来车的喇叭鸣响惊醒而跌回现实中的。我不知什么时候将车停了下来挡住了别人的去路。当对面的车与我交错而过的时候，司机对着我的车窗大喊了一声：“木姜开花真的好看哈！”

是的，我满眼的金色，就是那些木姜树开出的金色的花。它们团团簇簇，压满枝头，只见花色，不见叶影；只见满山的金黄，见不着金黄掩埋的天地。

我终于到了目的地，滔滔不绝地给这家主人讲我一路的“奇遇”。主人平静地告诉我，我以后会有更多的奇遇，因为他们在继续规划和行动。

他一直在说，我一直在想——我对滚子坪是那么熟悉，熟悉得就像我寻常的日子。可是今天，我只是多了一个念想，换了一条不同的路，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或许，滚子坪的人们与我一样行走在平常的日子里，却静悄悄地给人制造出了不一样的精彩。

而这样的滚子坪山村，到处都是。

自行车上的绿豆粽

□ 徐光惠

那年端午，距今已经整整40年。

初中毕业，我没有考上县城的高中，去了离家二十多里的一个偏僻小镇复读。因为离家较远不能走读，我只能住在学校，和七个女生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学生宿舍，一日三餐吃学校食堂，一星期回家一次。

头上顶着复读生的头衔，我变得非常自卑和敏感，在新的环境始终感觉抬不起头，我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发呆，不愿与老师和同学交流。周末回家，也把自己关在屋里，父亲和母亲为了一大家人的生计，早出晚归整天奔波忙碌，根本没空闲时间来理会我的伤心和落寞。

端午节那天，学校没有放假，但是破例取消了晚自习。家在附近的同学都回家过节吃晚饭了，一些条件充裕的也三三两两邀着去镇上的饭馆改善伙食了。傍晚时分，我孤零零走进食堂，食堂里冷冷清清的，稀稀拉拉拉了几个人，没有一点过节的气氛。我打了一份看不见点儿油腥的豆芽汤，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，寡淡无味地吃下，闷闷不乐走回宿舍。

宿舍里空荡荡的，其他几个同学都回家了，与父母亲人欢聚一堂，吃着香喷喷的粽子享受着浓浓亲情，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我百无聊赖，一头倒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胡思乱想。想着想着，不觉悲从中来，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，我蒙着被子无声啜泣起来。

“砰砰砰……”这时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这个时候谁会来呢，一定是

隔壁宿舍的吧，我躺着没动弹。

“惠儿，你在里面吗？开下门。”我侧耳细听，好像是父亲的声音，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来学校呢？

我翻身从床上跳下来，几步飞奔过去。打开房门，真的是父亲。他站在门口，身后是他那辆骑了多年的破旧老式自行车。

“爸，您怎么来了？”我惊讶地张大了嘴问父亲。

“惠儿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啥来？”父亲对我笑笑，把手指向自行车。

我满腹疑惑绕过去，只见自行车的前杠上赫然挂着一串新鲜的粽子，一个个尖溜溜、绿油油的。

“哇！是粽子！”我看着父亲，喜出望外，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给你，拿着。”父亲把粽子取下来递给我，一股淡淡的粽香飘过来。

“爸，您快进来歇歇。”我连忙把父亲让进屋。昏黄的灯光下，父亲黑红色的脸上已渗出细细密密的汗珠，身上穿的白汗衫也湿透了，他显得有些疲惫，我赶紧递了条毛巾给他。

“爸，天都黑了，那么远的路，您腿又不好，怎么来了？”因长期从事重体力活，父亲的腿患有风湿性关节炎，时不时的就会发作，痛起来时非常难受。

“没事儿，今天不是过端午吗？你回不来，我和你妈就寻思着给你送几个来。”父亲揩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。

“来，你妈包的绿豆粽，下午刚煮好的，吃一个！”父亲剥开一个粽子。瞬间，浓浓的粽香在屋子里弥漫开来，一下勾起我肚子里的馋虫。

我咬一口，那绿豆粽香糯

绵软，满嘴留香，心底顿时涌上一股暖意。

“爸，您也吃。”我把粽子递过去。“你吃吧，我不饿，回家再吃。”父亲摆摆手。我三下五除二，一个粽子就下了肚。看我吃得香，父亲很满足的样子。

“惠儿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回去了啊。”父亲站起身往外走。天色渐渐黑下来，父亲还得骑二十多里路才能到家，路不好走，很多石子、泥沙，又没有路灯，我有些担心。我送父亲到校门外，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，昏暗的路灯将我和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
“你在学校好好的啊，快回去吧！我走啦。”父亲看了看我，叮嘱道。他用脚蹬了好几下，才晃悠悠骑上自行车。

“爸，天黑了您慢点儿，注意安全。”我突然发现，父亲的头发白了很多，背驼了，像一张弓，动作也有些缓慢。父亲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远方，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



了一个黑点。我站在墨一样的夜色中，早已泪流满面。